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子路篇〉第二十七章。

【子曰。剛毅木訥。近仁。】

「此章大意在解釋仁，仁字是孔子學說的主要字，孔子主張仁，孟子雖接繼續孔子之道，但已經不提倡仁字了。並不是孟子不要，因為仁字，孔子已發揮極致。」孔子已經發揮到極處了。「以孟子的高明為什麼不再提倡仁字？古人的說法，我們超越不過，述說就可以了。孟子提倡義字，但也說仁義，如孟子見梁惠王，說：亦有仁義而已矣。就以寫字而論，凡寫楷字好手，至少須從漢隸入手，再高是從篆字入手，因為用筆法都由此脫胎，這是基礎。晉朝楷書為王羲之，晉以後的楷書就不成樣，因為先學了魏碑。應當先學漢隸，再學楷書再為魏碑。」這是雪廬老人提出學習練書法，應該先漢朝的隸書，再學楷書，再去學魏碑。「唐朝的顏、柳、歐、褚都有名」，就是唐朝書法家有這四大家，柳公權等，都有名的。「各不一樣，清有四家」，清朝也有四家，就四家的書法家：「劉（墉）、翁（方綱）、鐵（保），永（成親王永理）」。「古來都有學過王字者」，學成親王永理，學他的字，「各家都不同」。「要再有自己的風格。必得脫胎而成自己的一派，才算有成就。古人說：不師古人。其實是先師古人而脫胎。總之，吾人不知道的事少談。吾人所讀，還不出古人的範圍，怎能說創新？吾常說：所說都是古人的，想超脫古人的範圍也做不到。」所以，所學所說都是依照古人來學習，我們超脫不了古人的範圍；超脫不了古人的範圍，怎麼能說創新。

『子曰：剛、毅、木、訥，近仁。』「仁字」，學生問孔子，怎麼樣做是仁。「孔子答覆學生各有不同，仁的範圍包括一切。宋儒不說仁包括一切，以為仁是因病下藥，以為孔門弟子都有毛病，對病而說，宋儒這種說法大錯。因為諸弟子有什麼病你也不知道。這一章無人來問，統一而說，這四字範圍也廣，都很好，雖不是仁已近仁」，雖然還沒有達到仁，但是已經接近，「差不多了，還有其他的也與仁差不多，如其恕乎」。就是恕道、寬恕，這個也是近仁。

「朱子的學問大，十三經都念過，尚且開口就錯，何況吾人？」雪廬老人講宋朝大儒朱子學問很大，十三經他統統念過了，注解《論語》尚且開口就錯，這樣的大儒都會錯了，何況吾人，我們怎麼能跟他比？所以雪廬老人講，「吾的學問不如朱子」，他說我的學問不如朱子，「所以也不敢挑他的毛病，只是傳述前人的意義而已」。所以雪廬老人講的都是根據前人講的，前人講的意義給他傳承、轉述，不是他個人的看法。「漢注毛病少，不發議論。」漢朝大儒的注解《論語》毛病比較少，因為他不發議論，發議論往往就錯了。

「剛，堅強，很堅固為堅。」「強這一字」，強這一個字，「不只是北方之強的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這是強的一個說法而已」，這北方之強。「南方之強是不報無道，又如中立而不移，強哉矯。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這都是強。無欲則剛可以接近仁，若說剛就是仁則不可以。」是接近，不可以說剛就是仁。

「毅是有決斷力，文天祥的不屈就是有決斷力。」

「木是凡事不大衝動，似乎格格不入，俗話說：呆板。你們是四方木頭腦，呆板一點。東方屬木，屬仁。」就是我們一直在講木，一般講木訥木訥。這個木是一種人，我們常常講某人做事很呆板

，他這個也是接近仁。

「訥，其言也訥，話等待說，說不出來。」

「剛毅木訥四字都與仁相近，在社會做事，選有這四者就好。」在社會上選做事選這四種人就好了。「凡好說話而有決斷、不變者少」，凡是很會講話而有決斷、不變的人，這樣的人很少。他很會講，但是做就做不到，他有決斷不變這樣是很少的。「做事要找剛毅木訥的人，這種人可靠，有一個字就行。」就是說他是剛還是毅，還是木還是訥。只要他其中是屬於哪一個字的，這一類型的人，這種人就可以找他辦事，這種人可靠，所以雪廬老人講有一個字就行。「婚姻，找漂亮、會說話的對象，那是找倒霉。」這一章雪廬老人講解，最後這一段講，舉出一個例子，結婚、婚姻。結婚一般都是喜歡找漂亮的、找會說話的這樣的對象，雪廬老人講，如果你是以這個為標準來找婚姻的對象，那是自找倒霉。這個媳婦娶進來，那這個家可能就亂了。所以還是要以剛毅木訥這樣的人才可靠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
阿彌陀佛！